



中国现代名家经典书系

# 小说精选

张秀枫 主编  
朱晓宇 编选·注释·导读

# 萧红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萧红

小说精选

中国现代名家经典书系

XIAOHONG XIAOSHUO JINGXUAN

张秀枫 主 编

朱晓宇 编选·注释·导读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萧红小说精选 / 张秀枫主编. — 北京 :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2012.6

(中国现代名家经典书系)

ISBN 978-7-5639-3108-8

I. ①萧… II. ①张… III. ①小说集—中国—现代  
IV. ① I24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82476 号

## 萧红小说精选

---

主 编: 张秀枫

责任编辑: 钱子亮

封面设计: 齐物秋水

出版发行: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平乐园 100 号 100124)

010-67391722 (传真) bgdcbs@sina.com

出 版 人: 郝 勇

经销单位: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承印单位: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mm × 1230 mm 1/32

印 张: 12.25

字 数: 310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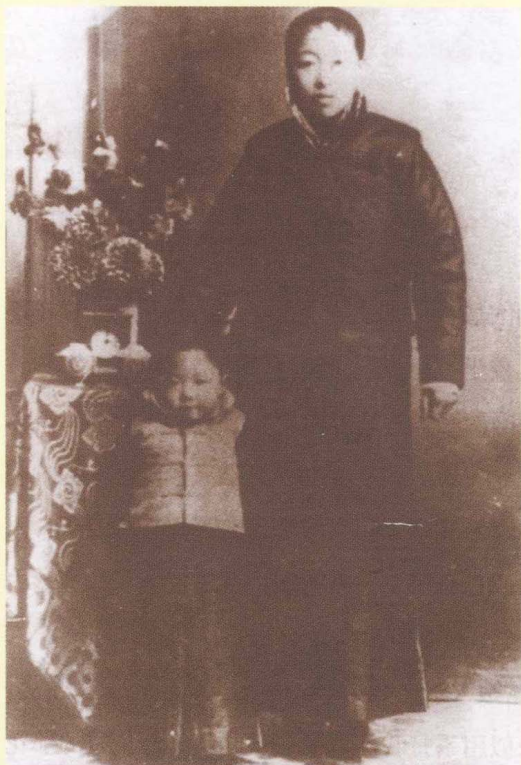
标准书号: ISBN 978-7-5639-3108-8

定 价: 32.00 元 (精装)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010-67391106)



1915年，4岁时与母亲合影。



1926年，与继母的妹妹梁玉芝（左一）、梁静芝（左二）在呼兰的照相馆合影。



1930年，在北平女师附中读书时。



1933年，与萧军在哈尔滨道里公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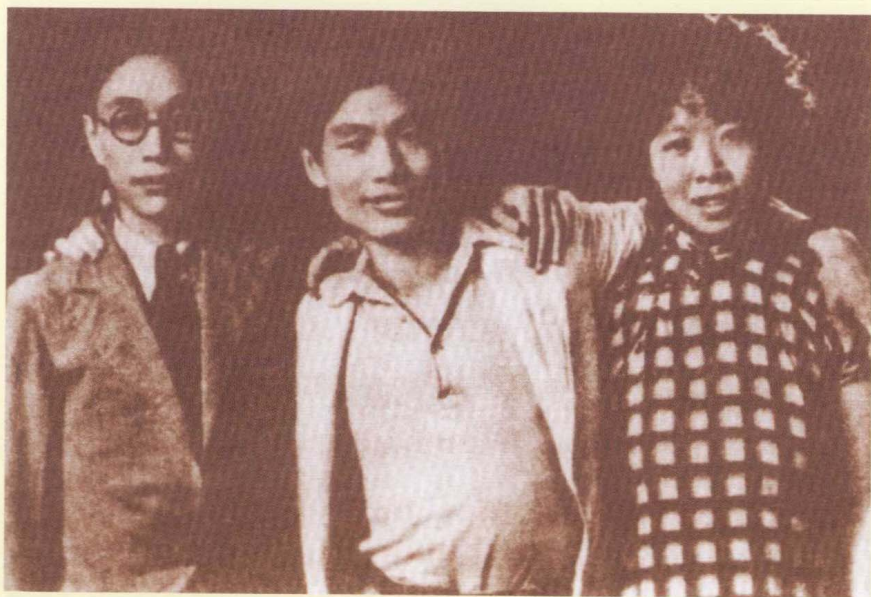




1934年，与萧军在哈尔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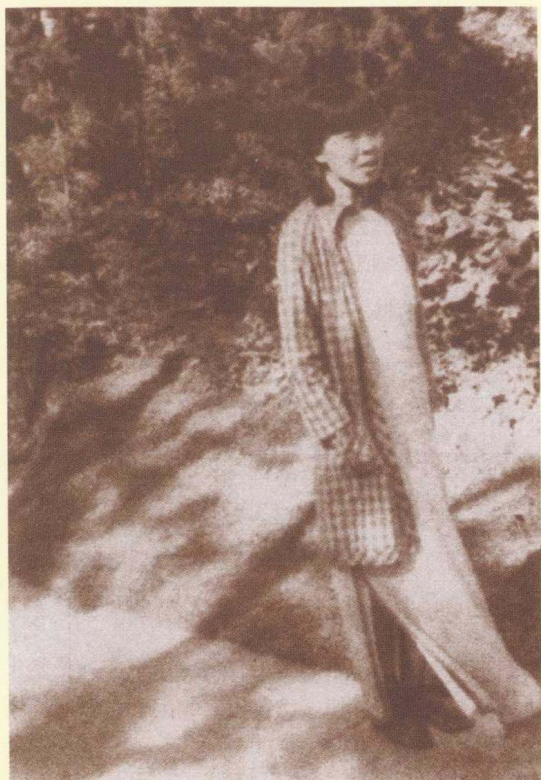
1936年，与许广平  
在上海大陆新村。



1936年，与黄源（左一）、萧军（左二）在上海。



1936年，在上海鲁迅  
家门前。



1937年，在日本东京。



1937年，在日本东京。



1937年，与萧军在  
上海。



1937年，与许广平（左一）、萧军（右一）、周海婴（前排）在上海虹桥万国公墓鲁迅先生墓旁。



1938年，与端木蕻良在西安。



1938年，在西安。





1938年，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左起塞克、田间、聂绀弩、萧红、端木蕻良，后排为丁玲。



1938年，与梅志（右一）、晓谷（右二）在武昌。



## 目录

|                      |     |
|----------------------|-----|
| 导论·····              | 1   |
| 王阿嫂的死·····           | 11  |
| 桥·····               | 22  |
| 手·····               | 36  |
| 牛车上·····             | 53  |
| 后花园·····             | 65  |
| 小城三月·····            | 86  |
| 生死场·····             | 110 |
| 呼兰河传·····            | 200 |
| 萧红年表（1911—1942）····· | 373 |

# 导 论

朱晓宇

被誉为“30年代文学洛神”的萧红，一生处于贫困、悲苦和坎坷之中，然而，她以瘦弱多病之躯，勇敢地直面庞大的世俗，在多灾多难的“漂泊者”的生涯中，一次又一次地与命运进行抗争，用才华横溢而又情感饱满的文笔，表达自己对自由和爱的百折不挠的追求，对人的愚昧和国民劣根性进行无情的解剖，创造了文学的奇迹。然而，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萧红的作品却或者被误读，或者被严重低估。海外著名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夏志清坦承，未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评论萧红的作品，是“最不可宽恕的疏忽”；他认为“《呼兰河传》的长处在于它的高度的真实感”。萧红传记的作者、作家林贤治则认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萧红是继鲁迅之后的一位伟大的平民作家。她的《呼兰河传》和《生死场》，为中国大地立传，其深厚的悲剧内容，以及富于天才创造的自由的诗性风格，我以为是唯一的”。

萧红是一位自觉主体意识和悲剧意识都很强烈的作家，这与她的身世有着很大的关系。她出身于一个地主家庭，她的父亲是

封建宗法体制的卫道士，亲情凉薄，冷漠残酷，他把一个富家子弟强加给萧红，萧红不从，于是被家庭放逐，终身漂泊，居无定所，受尽了颠沛流离之苦。萧红追求自由也向往爱情，然而始而被未婚夫骗奸继而被抛弃；总算遇到了一个文学知音并且两个人真心相爱，孰料性格相忤，争吵不断，于是不得不分手；后来虽然步入了婚姻的殿堂，却没有走进心灵的圣殿。她的梦一次又一次地被碾碎，她一次又一次地被爱情所放逐。萧红一生贫苦，衣食无着已是生活的常态，得到鲁迅先生的关照和友爱，是她一生中的最大幸事。然而她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无党无派，从不媚世阿人，保持着一个作家的独立和尊严，终因贫病交加，在日本侵略者的炮火中，于1942年1月21日，在写下“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的遗言后寂寞地离开了人间，享年31岁，葬于香港浅水湾。

这样的人生经历和独特的人生体验对萧红的文学创作必将产生重大的影响，她把自己的忧伤和沉思转化为一种审美，为自己的全部创作营造了悲苦的情感基调，构建了独具魅力的悲剧的艺术世界。

萧红生活在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面对阴暗凄惨的时代和悲苦艰难的生活现实，她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直面惨淡的人生，格外关注民间底层的苦难。这种个人内心体验和民众灾难的特定交织，使萧红的小说一问世就带着鲜明的时代印记。《王阿嫂的死》描写了农民的悲惨命运，表现了农村尖锐的阶级对立。王阿嫂的丈夫王大哥是被地主活活烧死的，身怀六甲的王阿嫂还得下地干活，动作稍有迟缓就遭到了地主的狠踢，结果早产了，“在炕上发出她最后沉重的嚎声，她的身子早被自己的血浸染着，同时在血泊里也有一个小的、新的动物在挣扎”。王阿嫂和她的孩子都



死了。作品强烈地控诉了剥削阶级的残忍和人性的丧失。《牛车上》描写了被抓去当炮灰的农民们，由于逃跑，他们便像一群被赶往屠场的牲畜一样被军阀杀戮。《家族以外的人》里的那个老仆人，虽然奴隶般地被压迫者榨干了一生的血汗，却仍要蒙受主人的凌辱和毒打。萧红敏锐地发现造成农民贫困和苦难的原因是由于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社会关系，是由于阶级的掠夺和压迫。她在作品中对农民的不幸充满了悲悯和同情，对压迫者表达了强烈的愤懑和抗议。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入侵中国，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农民的生活雪上加霜，尖锐的民族矛盾和人民的奋起抗争，在《生死场》中得到了较好的体现。主人公二里半失去了老婆和儿子，王婆失去了儿子，金枝失去了丈夫……人民终于忍无可忍，李青山宣传并组织抗日队伍，赵三年事已高，鼓励儿子平儿去抗战，北村一个老婆婆把独生儿子送到前线去浴血战斗，儿子牺牲后老婆婆与三岁的孙女双双自尽而亡。愚昧胆小的二里半也去参加了义勇军，尽管他不懂什么壮怀激烈的家国大义，对前途也是糊里糊涂，但他毕竟走上了反抗之路。这样的情节和描写刚健有力，给人以鼓舞。

鲁迅先生指出，萧红的小说“力透纸背地表现了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她虽然也从阶级的和民族的视角去认识生活，但综观她的全部创作，我们发现，萧红主要是从人和人性这一角度来观察时代、表现生活和塑造人物形象的。这是萧红在同时代作家中独树一帜的美质，是历史性的超越。

萧红在作品中触目惊心地表现了农民的生存困境，贫穷、饥饿、生不如死，然而更重要的是对他们生命意识惊人麻木的生动表现。胡风曾说，底层的女人勤勤恳恳地蠕动在自然的暴君和两只脚的暴君下面。他们的精神世界一片荒凉，一切都变成了对物

质赤裸裸的追求，“在乡村永远感受不到灵魂，只有物质来充实他们”。“在乡村，人和动物一起忙着生，忙着死……”无节制的盲目生育和无意义的悲惨死亡，不但表现了生命的卑贱、命运的可怕轮回，也表现了人这个作为生命群体中最高贵的一部分重新异化沦落为低等动物的悲惨状态。对生老病死这一人生根本问题的深刻思索和艺术表现，是《生死场》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贡献。

封闭、愚昧和封建迷信直接造成了底层民众的精神荒芜和心灵麻木。《呼兰河传》里的那个小镇，人们的生活是呆板而枯燥的，同时又是忙碌而喧嚣的。作品不厌其烦地描绘了当地的民俗风情，例如跳大神、放河灯、扎彩铺、四月十八的娘娘庙会等“精神盛举”。他们习惯于“不问苍生问鬼神”。为了给小团圆媳妇一个“下马威”，她的婆婆毫无人性地虐待她，把一个年轻健康的生命折磨得沉痾难愈。怕她死去而人财两空，她的婆婆花了很多钱请来的，不是医生而是跳大神的，他们用开水烫她又用凉水浇她，终于把她送上了不归路。愚昧迷信是统治并支配农民思想意识的魔障，使他们丧失了理智和情感。

如果说鲁迅先生对国民性格的批判是犀利而入木三分的，那么萧红则是在娓娓而谈、不动声色中“于无声处听惊雷”，她对民族性格“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表达，大都包蕴在对风土人情的叙述和对人物命运的描写之中，惊涛骇浪往往隐于平静的水面之下。《呼兰河传》中有一处似乎不经意的细节描写，却有着丰富的内蕴，令人玩味深思。东二道街上有一个大泥坑，它给镇上的人带来了无数灾难，淹死了鸡鸭和生猪，也淹了人，严重地阻碍了交通，然而年复一年，毫无改进，虽然不过是填些土就可解决的事。为什么不呢？作品指出了其中的原因：“第一条，常常抬车抬马，淹鸡淹鸭，闹得非常热闹，可使居民说长道短，得以消遣。第二条就是这猪肉的问题了，若没有这泥坑子，可怎么

吃瘟猪肉呢？吃是可以吃的，但是可怎么说法呢？真正说是吃的瘟猪肉，岂不是太不讲卫生了吗？有这泥坑子可就好办，可以使瘟猪变成淹猪，居民们买起肉来，第一经济，第二也不算什么不卫生。”这种带有反讽和调侃意味的叙述，一针见血地剖析了人们狭隘、自私、因循守旧、逆来顺受和自欺欺人的精神陋习，深刻地反映了他们对环境的麻木认同，揭示了国民性格中的劣根性。上文提到的小团圆媳妇的悲惨遭遇没有得到人们的同情，她的婆婆的暴行也没有受到任何指责，相反，“看热闹的人，络绎不绝”；“没有白看一场热闹，到底是开了眼界，见了世面”；“于是人心大为振奋，困的也不困了，要回家睡觉的也精神了……心里都满是秘密”。显然，周围的人和小团圆媳妇的婆婆一起，成了杀害小团圆媳妇集体无意识的刽子手。

女性的命运是萧红小说关注的主要内容，她以自身的经历和人生体验体察入微地表现着女性的不幸。萧红对女人做过悲哀的评价：“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萧红认为她的一切不幸，都因为自己是个女性。“悲凉之雾，遍被华林”，悲凉感浸透了萧红的人生，也是她把握和表现人生的独特方式。她以内在的质疑探索着女性悲惨的命运，抒写了人生悲凉、空虚寂寞、永恒轮回的悲剧，传达了人类关于生命的普遍而深远的悲剧感受。

女性不但和男性一样忍受着生活的重压，在生死线上苦苦地挣扎，而且还要忍受封建礼教和封建伦理的重压，在男性中心主义的泥潭里苦苦地挣扎。萧红小说中的女性命运都是悲惨的，唯一的区别只是悲惨的方式不同而已。《王阿嫂的死》里的王阿嫂，《桥》里的黄良子，《手》里的王亚明，《牛车上》里的五云嫂，《后花园》里的王寡妇，《小城三月》里的翠姨，《生死场》里的麻面婆、月英、王婆、金枝，《呼兰河传》里的小团圆媳妇、王大姐等，浓缩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农村女性的整体悲剧，她们浸透